

目 录

声音.....	(1)
一潭清水	(18)
天蓝色的木屐	(35)
夜莺	(51)
拉拉谷	(64)
激动	(95)
下雨下雪.....	(113)
美妙雨夜.....	(127)
海边的雪.....	(143)
冬景.....	(166)
黑鲨洋.....	(183)
梦中苦辩.....	(206)
钻玉米地.....	(224)
玉米.....	(243)
逝去的人和岁月.....	(259)

三想.....	(275)
致不孝之子.....	(296)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308)
烟叶.....	(317)
书房.....	(323)
附录：	
短篇小说总目（1973年—1989年）	(339)

声 音

芦青河口那围遭儿树多。大片大片的树林子，里面横一条小路，竖一条小路，非把人走迷了不可。因此河边的各家老人都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姑娘：没事儿，千万不要往林子深处走！

可二兰子倒蛮不在乎。她常钻到林子深处割牛草。家里人阻拦她，她就说：“不怕，不怕，我到年都十九了！”妈妈脸一沉：“十九了更不好！……”二兰子把一截草绳儿往腰上一扎，提起镰刀说：“我去！我去！我偏去嘛……”

她这句话里带着怨气。家里养个老牛，肚子比碾砣还大，地上放捆嫩草叶儿，它伸出舌头抿几下就光了。大弟弟忙着复习考大学，小弟弟要进重点班，惟独她不被看重，忙里忙外，出工前还得去割一大早的牛草。割就割吧，她没上几天学，管“大”念“太”，常常忽略中间那“一点儿”，还不得割牛草吗？可近处的青草全被人割光了，不进林子深处行吗？谁愿跑路怎么的！她觉得妈妈太不体谅人。

好在二兰子还从没有迷过路。

早晨，还是很早的时候就进林子了。一路上，也不知踢散了多少露珠儿。太阳升起来了，光芒透过树隙，像一把长长的剑。小鸟儿就像不闲嘴儿的小姑娘，吵死人了！还是老野鸡性子缓——多长的时间才叫一声：“喀喀嗒”呀！二兰子总是这样：不管心里多么不痛快，一进了这林子就变得高兴了。大树林子绿蒙蒙的，多旷敞啊，她很想扬起脖儿喊一句，听听自己在这树林子里的声音。她知道，树林子能把声音传出老远、拖得老长，树林子真好哩！可她憋住了，她要赶去割草呢。她只瞅着脚下的草叶儿，急急地走。

她走着，地上的草叶儿嫩极了，一簇一簇，顶着露珠儿，闪着亮儿，二兰子还不割吗？不割！不割！她继续往前走……地上的草叶儿墨绿墨绿，又深又密，简直连成片儿了，二兰子还不割吗？不割！不割！她还是往前走……又穿过几排杨树，跨进了杂树林子。看吧，这里的草叶儿才叫好呢！青青一片，崭新崭新的，叶片儿宽板板，长溜溜，就像初夏的麦苗儿。那草棵里面还有花哩，红一朵，黄一朵，二兰子先拣一朵大的插在头上，然后才解了绳儿，举起手里那把雪亮亮的镰刀……小鸟儿在头顶“喳喳”地叫了几声，清甜的空气直往鼻孔里扑，二兰子高兴极了！她盯着那镰刀刃儿，镰刀刃儿锃亮锃亮，反射着阳光，耀得她眯起了眼。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她脸儿红红的，四面儿瞧瞧，心里一热，不知怎么脱口喊了一声：

“大刀唻，小刀唻——……”

呀，满林子都喊哟！二兰子听到自己那声音了，听那尾音儿，在林子里还引起了一阵“啦沙沙沙……”的震动。二兰子恣

得闭上了眼睛，一溜睫毛显得格外长、格外密。她大仰着脸儿，眼也不睁，嘻嘻笑着又喊一遍。“大刀唻——！小刀唻！”

她喊完了，大气儿也不出，只用心听着那尾音儿。

这回的尾音拖得特别的长。奇怪的是，它好像飞到了老远的地方，又从那儿折回来。声音已经变了。二兰子听着愣住了！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辨着：是哪个小伙子在老远的地方接着喊哩！听听，他还在喊哩——

“大姑娘唻——！小姑娘唻——！”

二兰子赶紧藏到了一丛灌木后边。当她听出那声音是从远远的河西岸传过来的，才从灌木丛里走出来。不过她一颗心还在“怦怦”跳着，胆怯地向着河西岸望去——一团绿色又一团绿色，苇行、灌木，遮得严严实实，哪里看得见啊！不过这声音却是蛮嫩气，听那调儿，还是喊的普遍话。二兰子小声骂一句“该死的”，就弯下身子割草了。

这天，她只默默地割草，连大声“哼”一句也不敢，生怕河西岸听见似的。割成了一大捆儿，她就无声地扛起来，踏着那林中小路儿回家了。

以后的早上，她每每来到林子里，刚要弯腰割草，就会听到河西岸那人在喊。“喊吧，喊吧，有谁理你才怪！……”二兰子在心里说着，下狠劲儿割着草，头也不抬。她挥动着镰刀，胖乎乎的手脖儿在绿草丛里一掩一露，像一截儿洗得白嫩嫩的藕。……割呀割呀！割得草叶堆成小山，老牛吃得肚儿圆；割呀割呀，她一口气割了十天。十天里有十个早晨，有十次踹散那林中小路上的露水珠儿，也有十次听到那河西岸的呼喊。呼

喊，呼喊，显你小伙子嗓子脆啊！显你小伙子甜咪嗦嗦^①啊！二兰子烦他。她这会儿开始后悔了：一个姑娘家，干吗在树林子里乱喊呀？你就不知道这树林子特怪——能让声音大上几倍吗？

二兰子以后割草时，故意用心听那鸟儿吵嘴——这就能忘了那个小伙子的声音。可是几天之后，她突然觉得这无边的林子里好像少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呢？花也在，草也在，鸟儿也在，手里的镰刀也在——少了些什么呢？她干活不勤快了，再也无心割草，默默地贴站在一棵大杨树上，伸出镰刀刮那衰死的老皮儿……她刮着刮着猛然记起了：是少了他那喊声哩！——他从河西岸走了吗？他哪儿去了？他怎么就连这多天不喊哩！

二兰子扛着草捆儿回家，走在路上都没劲儿。她是太累了。

早上回到林子里，她清了清嗓子，面向河西，用甜津津的声音喊了一句：“大刀咪——，小刀咪——！”

树林子哟，树林子哟！树林子又把这声音传走了，那尾音儿不消不失，颤颤悠悠，像琴！像箫！像笛！像鼓！二兰子料定这声音是那千千万万片叶子传动的，要不它们怎么老是喇喇地动呀？……她半个脸贴在树干上，她等河西岸那个声音。正在她的心急急跳动的时候，那声音果然又一次传过来了

“大姑娘咪——，小姑娘咪——！”

^① 方言，意为“爱在女人跟前讨好”。

二兰子笑了。二兰子蹲在地上了。二兰子解了草绳儿。二兰子挥起雪亮亮的镰刀了。……这个姑娘真能割牛草！

这天晚上，二兰子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这都怨那月亮太亮了些，把个窗外的树叶照得绿莹莹的，怎么能让二兰子不去想那树林子、那树林子里的草？她今晚镰刀就搁在窗台上，盯着在夜影里放光的刀刃儿，自然尽想些割草的事儿了。十八九的姑娘了，俊俏得全村没有第二个。奇怪的是这么俊的姑娘，这会儿竟迷上割牛草了。早几年全村里都穷，她和别的姑娘一样，读了两天半书就回家下地了。在田野里，她们都是成帮成群的，穿着镶白腰儿的蓝粗布裤子，赤着脚儿在柳子里跑、跳，拔刚露尖尖角的苦苦菜。苦苦菜做的小豆腐真香啊，妈妈一边吃一边夸，说村里这帮子姑娘黑头发、大眼睛，都象一个模子里扣出来似的，哪一个大了都能找个好婆家！……二兰子一点点大了，再也不拔苦苦菜了。但如今她要割牛草。她想：割吧，割吧，割到找婆家！……她睡不着，就想那林子，想来想去，竟觉得河西岸那青草一准会比河东岸的多——河东岸那青草原来不算多，也不算嫩！……

天亮以后，她踏过一条独木小桥，进了对岸的林子了。这儿的青草果真嫩、果真多吗？二兰子看不出来。她只是带着几分好奇似地蹲下身来，悄没声地伸出了镰刀……林子里的鸟儿也许吵累了，四周静得很。空荡荡的林子里，只有她那挥动镰刀的嚓嚓声。

割了一会儿，她听到了有人在不远的地方喊了一声。她的手一颤，镰刀滚到草丛里去了。她不知怎么有些慌乱，站了起来，很想回应一声“大刀唻、小刀唻”，却用手紧紧地掩住了嘴

……绕过了几丛灌木，二兰子偷偷地趴在树枝下看着。她终于看到一棵皮黑如铁的老弯榆下，正有个人面向河东，用力地喊着。“是他了！是他了！”二兰子心里叫了一声，随手用镰刀狠劲儿扫了一下跟前的灌木丛。树丛发出了一阵“啪啦啦”的响声。

那个人赶紧转回身来。二兰子看真切了，也差点儿喊叫出来——这哪里是个小伙子啊：矮矮的个子，瘦干干的脸；一双眼睛陷得有点深，使上眼皮和眉骨处有一道深纹儿。他挺直身子站立着，那头颅也要往前探出一截儿——他是个罗锅儿！二兰子大失所望，觉得他就和身边那棵老弯榆差不多。他大概有二十八九岁了吧？她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在心里叫着：天哪！天哪！这样一个罗锅儿，还有那么嫩气的嗓子，还会说普通话，只听那嗓门儿，那声音，你会以为他是个多“帅”的小伙子哩。声音骗煞人！

罗锅儿看到了二兰子，一下子怔住了！他把身子久久地贴到老弯榆上，让粗粗的树干挡住自己的脸。住了好长时间，他才不得不从树后走出来。

二兰子见他走了过来，警惕地问了句：“干什么？”

“哦，割牛草，割牛草……”他慌促地点一下头，蹲到了二兰子的脚下。

二兰子退开一步，才发现原来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放着一根麻绳儿、一把窄窄的小镰刀……

他们都割开了牛草，谁都不说什么话。小罗锅儿敢藏在树丛里喊“大姑娘”，“大姑娘”真地来了，他却怕羞似的一个人跑到一边割着草。……也只是不一会儿的时间，他就割了好大的

一堆，速度快得简直让二兰子吃惊。他异常麻利地将草捆儿打好，然后就倚在草捆上，掏出个小本本看了起来，嘴里不停地咕咕啾啾……

几天过去了，他们两个都默默地干着。二兰子看小罗锅儿还算老实，从岁数上分来属于另一搭儿的人，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上前搭讪着说起话来了。她知道了他大号叫李双成，就是西岸村子里的，负责队里三头老牛吃草。二兰子也告诉了自己的名字，告诉自己成天早晨在河东岸割草。小罗锅儿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她，笑笑说：

“听你那声音真甜脆哩！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个割牛草的。我还以为是个‘戏子’哩，出来练功……”

二兰子热得解开衣怀，露出了一件薄薄的、带小碎花儿的衬衫。她笑着把镰刀勾到肩头上说：“咱不是‘戏子’，咱还不识字哩……”

小罗锅儿站在她对面，温和地笑着，每听一句就点一下头、咽一口，那颌下的喉结也随之上下活动一次，好像不仅全听准了，而且记住了、装到肚里去了！

二兰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重视她讲话的人，心里一阵畅快，就说了好多好多。……

第二天，二兰子割草的时候，小罗锅儿就立在一旁看。他觉得她这样是割不快的，于是就要过了二兰子手里的镰刀。

他要做个示范动作了。

他背向着二兰子蹲在了地上，头也不回，只示意她看准、看透彻。然后，他右腿跪在了地上，左腿向一旁伸开，上身儿向前伏去，再伏去，就像要倒下似的。这时候，那右手里的镰刀才

伸出来，那左手的手指才拢到一起。镰刀动起来了：不是推，不是拉，不是砍，也不是割，而是像在草丛间划小圈儿！那左手配合得也叫好，触着抖动的草叶儿，一按一转，拍拍、拢拢，就像揉面团似的……青青草叶贴着地面给齐齐地割下来了，变成一卷一卷，一堆一堆。他就在这绿绿的草堆儿里活动着，整个身子有规律地晃动、俯仰，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就像游泳一样。

二兰子看得傻愣了！

她马上要过镰刀，就像小罗锅那样把身子靠近了地面，一招一式都仿他，但她动手割时，总不甚得劲儿，不但割不快，还差点割了手指……二兰子有些懊丧地跳了起来，请他重做一遍。她这次眼睛也不眨，从后背看，从前头看，从他的侧面看。突然她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拍着手掌嚷：

“怪不得哩，那是你自己的法儿哟，那是你一个人的法儿哟！你是借了那罗锅的弯儿……”

她喊着，高兴得什么似的。突然，小罗锅“呼”地站了起来，仇恨似的盯了她一会儿，然后“啪”地摔掉了手里的镰刀，转身离去了。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兰子吓了一跳，紧追着问道。

小罗锅没有理她。他走了老远，直走到那棵老弯榆下才停了下来。他倚着树干，默默地抚摸着黑色的树皮，一声也不吭。

二兰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伤了他，就不做声了。她低头看看脚下的青草，又抬头瞅一眼小罗锅，发现那双有点深陷的眼睛里，有两点火星闪了一下。她伸手从一旁的槐树上取个叶儿，放在嘴唇上，“啵”一个吮了个响儿……她说：

“哎呀，你真是个要强的人哪，看不出来！”

他没有做声，只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忙活去了。

像过去一样，也是刚住了不大一会儿，二兰子就看到他靠在捆好的草捆上读那个小本本了。她觉得新奇，就走到近前问他读的什么？他翻动着书页，头也不抬地说：“没什么，一本书……”

二兰子问：“上边有描的花儿人儿吗？”

他摇摇头：“上边尽是字儿……”

二兰子鄙夷地撇撇嘴：“哟哟，那能看出个什么来！”她嚷着，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你一直在这儿割牛草吗？”

小罗锅摇摇头：“刚割了半季。我原来在学校里教书……”

“你教书？！”二兰子吃了一惊。

他点点头：“是个‘民办’。后来师范毕业生多了，‘民办’有的要下放，我就给下放了。”他说到这里惋惜地搓弄着手掌，又碰碰身下的草捆说：“老支书让我割牛草，他说：‘你身子骨不硬，那活路也轻松……’我就来割牛草了。”

二兰子赞同地说：“割牛草好！瞧你一会儿就割下这么多，然后净落得玩儿了。”

小罗锅听了，却激动得从草捆上跃起：“那我就割这一辈子的牛草吗？……”

二兰子看着他那样儿，觉得一阵阵好笑，心里说：“割一辈子牛草有什么不好？连我也割牛草咧！”

小罗锅额头上渗着汗珠儿，涨得红红的。停了一会儿，他

才蔫蔫地躺在了草捆上。他长长地吸了口气说：“听说公社工艺品制品厂要招懂外语的，这会儿正物色人呢，我想去找管工业的张书记……”

二兰子愣了一下：“你连外国话也会说吗？！”

小罗锅摇摇头：“还不能算是很会说……”

二兰子觉得有趣极了。她一迭声地喊道：“‘镰刀’怎么说？‘割牛草’怎么说？‘大树林子’怎么说嘛？……”

小罗锅很认真地一个个说了一遍。二兰子笑了：“也听不出什么来，不过还真是怪好听的……哎呀你真能哩！你怎么学的？”

小罗锅两手枕在头下，大仰着脸儿，望着那插向天空的树梢儿，好久没有做声。停了会儿，他声音缓缓地说：“我是来割牛草才开始学的。每天早晨，我天不亮就来到这林子里，背单词，练发音，露水珠儿滴到我脖子里……等树林子亮起来，我就合上书本，伸一个懒腰，要割牛草了。那时候我已经学了一个大早，心里兴冲冲的，河东岸喊来一声，我就应她一声……”

“你应什么不好呢？你偏喊‘大姑娘咪’！”二兰子装着生气地插上一句。

小罗锅的脸红了。他把身子扭到一侧，避开了她那目光。他接上说：“我学得真难哩！背一个大早的单词，割一捆牛草就全忘光了。我差不多都要急哭哩，我学不成了吗？我不想它。我只知道自己这个人有股特别的拗劲儿，用来学外语正好！我只想：英语单词啊，你真难对付！你是什么做的？是生铁、是石头、是金子吗？我要一点点地磨，把你磨成粉面！我只想：人就像这林子里的鸟儿那么多，多么巧的嗓子都有啊，要用上我，

我就得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儿……”

二兰子敬佩地看着他，点点头说：“你行味，你去制品厂呗，你是不该割牛草……”

小罗锅瞪着眼睛，像僵住了一样，直直地瞅着她。直停了好长时间，他才说了句：“明天，我就去找公社张书记！”……

第二天，那是一个大晴天。

二兰子知道他去公社了，她要一个人呆在林子里的，但她却早早地来到了原来割草的地方。她无精打采地拉了半晌镰刀，胡乱收拾起一地散乱的草叶，然后就坐在那儿，用镰刀刨着湿乎乎的泥土玩儿。快近中午的时候，身后树叶唰啦啦响，小罗锅来了。二兰子一见，立刻从地上跳起来问：

“张书记准你了吗？”

小罗锅不言语，倚在了二兰子刚刚打好的草捆上。他停了会儿说：“张书记亲自跟我谈过话哩。他说如今不会埋没人才的，不过已经有好多懂外语的来报过名了，厂里决定通过考试取两名……”

“哎呀，才取两名！”

“就是取一名，我也要去应考的！”小罗锅声音低沉，但却非常有力量。

二兰子不言语了。不知为什么，她这会儿老在担心小罗锅会考不中。

小罗锅斜躺在草捆上，抽根草梗儿在嘴里咬着，皱着眉头苦笑了一下。他仰望着树隙间那蓝蓝的天，突然问了句：

“二兰子，你，生下来就这么好看吗？”

二兰子毫无准备，脸蛋儿马上红了。她把脸转到了一边，

生气地撅起了嘴巴。

小罗锅似乎并没注意她的表情，仍在仰望着天空，接着刚才的话茬儿说下去：

“你长得多好看哪！你太有福了……哦哦，这是天生的，花钱也买不来的呀……我哩？我生下来弱得不像样子。爸爸要把我扔到沟里，是妈妈抱住了我。你看，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好像压根就不该活下来一样。不过我活下来，就要像个人一样地活！那些混乱年头里，一个身上有缺陷的人受得欺辱格外多，可就是在那时候，我夜里做梦也梦见读过的书，书中那些建立伟业的将军……妈妈常常说我：‘孩子啊，你这样不好，你太能争强好胜了！’我问妈妈：人，不就是要争强好胜吗？！……”

二兰子很感新奇地望着他，觉得他拗极了。她像自语似的重复着他的话：“梦见……将军……！”

他说着说着激动了，一下子站了起来，急急地在地上走着。那窄窄的额头上又热汗涔涔的了。他昂头看着二兰子说：“做人就是要讲究这个，怎么我们非得割一辈子牛草不可呢？我们不行吗？我们都行！割牛草行，干别的，也保管行咧！……”

二兰子手里握着一束草叶，一边编弄着一边笑吟吟地说：“你行哩，咱不行，咱连个字儿也不识。咱割牛草，割到找婆家……”

小罗锅听了，猛地转过身来，直直地仰脸望着她，那神情里有惊愕、有惋惜，甚至还有不能抑止的愤怒。他就这样望了一会儿，那声音突然变得嘶哑了，低低地呼喊：“你不行吗？”